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宋亚娟

烟火人间(组诗)

■ 张凡修

烟火人间

我爱过的你,我要
再爱一遍。我给过的你,我要
再给一遍。沿着春光的路径
你款款而来,我把门打开,无声凝望
爱过,是的。我们太想在唇齿间留住
烟火味道
让我们学做油条炸糕吧
水、面粉、明矾,红豆、芝麻、红糖
擀面杖、秸秆盖帘、面板、刀、锅、油
面粉开花
不论花瓣怎么飘落,终究
会落到油锅里
我爱过的你
把一块炸糕,从焦黄的外皮吃到
甜甜的糖心。就有了
家的感觉。虽免不了烟熏火燎
至少可以闻闻
油烟。我给过的你,我要
再给一遍
那些发酵的面块,一直被我
抻成条状
想你的时候,放油锅几根,它就翻滚

那叶子很美

街道两旁聚拢的光线
总让人有一种
琢磨不透的风景
秋天的叶子跑出很远了
一直以为
还在两旁的灌木上
那叶子很美
很细小,黄绿色、紫红色或乳白色
三朵聚生于三片红苞中
外围的红苞片大而美丽
“如欲望,在一个八月之夜的
沉默里”。花蕾秉赋初现
阴影里彰显明亮的脉序

日常

人渐渐多了起来
排起一拉溜长长弯弯的队伍
豆浆有点烫
你哧溜哧溜地喝着
油条有烟火气、尘土味
脚底热乎乎的,地下的暖气管道坏了
沿井盖滋出一股股潮气
你一直局限世俗准许的
秩序之内,在既有的轨道上
你小心地滑行
轻盈的,甚至是简约的。偶尔也来点
小花样,大都有惊无险
你放眼街角的拘谨与陌生并存终将铸成圈定
竭力想着更熟稔
却总归觉得隔膜
短促、超脱,凡夫俗子,难勘世事
崩解自定,紧锁成谜
你不是你

薄雪

大粒的草籽从荚中
跳出去。
蚂蚱也轻松了许多。
薄雪盖不住
荒没自身——
总有支棱的触须
探出来
与触须连接的是,晶亮、凸鼓的球体
那昂扬,是一种
梭巡的器官,那么多的翅膀
在葡萄。也许真的
草地越来越庞大。
茂密之中
比荒没自身更隐秘的
皮囊。耗空
悄然发生改变的草荚。

在文字里“发现乐山”

■ 邹燕

三本书,数段往事。张在军严谨的写作,让他的文字亲切可信,犹如时光再现。书里每个人、每件事都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精神,读起来荡气回肠。

乐山文庙博物馆二楼靠拐角的橱窗里,摆放了多册有关抗战与武大西迁的图书,其中的作者仅认识张军先生。

先生南下广州已十余载。联系到张先生,寄来书籍三册。

先读《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此书以抗战期间著名才女苏雪林在陕西街8年(1938—1946)工作、生活履历为线索,把一位才女生动活泼地写在笔下,将武大教授们务实、好学、爱己爱人、克服各种困难仍然专事教育研学的家国情怀再现笔,为历史丰富了血肉、学术多了情怀,从全书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过去及未来的希望。

在陕西街尾端一所名叫“让庐”的宅院里,分别住进了苏雪林和杨端六、袁昌英一家,还有韦从序教授。一年后,凌叔华也搬到万佛寺边上,“珞珈三女杰”成了“乐山三女杰”。后期,因物价上涨房租上涨,苏雪林搬离了“让庐”,去找了一间山坡上的屋子。

在杂草丛生里弄瓦、砌围、砌灶、建筑鸡窝,修葺房屋,把荒芜和荆棘的几亩荒地打理得井然有序,并种上蔬菜与武大同仁分享。一名女教授成了泥水匠、瓦木匠和农人。即使如此,上课、种地之余,苏雪林还在1941年出版了《屠龙记》和《南明忠烈传》,1945年出版《蝉蜕记》。

作者说苏雪林将个人的人生经验融进作品之中,在解读生活的同时,也在剖析自身,诠释了自己对生活、对历史的某种思考。全书除了讲述苏雪林本人,还遍及苏的邻居往事、武大教授的生活、教学与学术著作等,其中多次提到建设乐西公路相关事宜。

作者专辟了一章“八角楼:乐西公路工程处”,回顾了乐西公路修建始末,以及参与修建的当事人回忆录,部分书籍名称。乐西公路1939年8月筹备成立工程处,要求在1940年内完成。工程处地点在陕西街“八角洋楼”,既是办公室,也是总工程师孙发端等人的家

属宿舍。八角楼里先后住过八位工程师,其中有后来在袁衣岭题写“蓝楼开疆”碑的赵祖康。1940年,武大造船专家郭霖为乐西公路局设计了大渡河上专门用的汽车渡船,对乐西公路全线贯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翻开另一本《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该书围绕1938年“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校”在乐山文庙挂牌,各类文教科研机构先后入驻,散布在乐山的寺院和祠堂开篇记录。同时追溯马衡主持文物西迁,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也讲述了乐山的地域风貌与人文精神。

书里写了故宫国宝委身乡村祠庙,尹焕章成为乐山女婿,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等,还讲了武汉大学教授们在武汉与乐山来往教学的往事,熊十力、钱穆、丰子恺、吴宓、关山月、郑辟疆、史量才等名人过往。苏雪林赞“乐山城市山林之美,合二为一,在国内一切郡县中确已少见。”受聘四川大学的钱歌

川,转投武大门下,他讲:“安定在乐山仿佛一个疲于流浪的游子,回到故乡来了一样。”

乐山成为抗战文化中心,其核心点是武汉大学的西迁,近三十万字力证,每一个字都是作者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和印刷文字里慢慢收集而来,而这些资料全部由作者张在军自费购买。读完全书,沉浸在往事的沉重中,再一次懂得何为骨气与栋梁。

不止乐山,还有峨眉、五通桥,当时能够提供校舍和住宿的地方都全力保障师生。武大之外,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选址乐山,四川大学也部分迁到峨眉,江苏蚕专在乐山设立蚕丝试验区,同时女蚕校和蚕专也在乐山复校。1942年统计,技专在校学生仅206人,专职教授却有14人,其中三位教授,后来当上了中科院院士,分别是中国稀土分析之父梁树权、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方心芳、中国病毒学奠基人高尚荫。



归途

艾俊华 画

外公的雪夜归途

■ 马海霞

彼时没有电话,有事远靠邮差,近靠人传话儿,外公那些雪夜归与不归的往事,如旧时炉火,温暖着光阴。

外公眼神不好,虽然戴了一副“酒瓶底儿”眼镜,但矫正视力很弱,世界之于他依然朦胧一片。当时,外公在外县小学教书,那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外公要步行十里路赶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县城,再从县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外婆说,外公每月回家一趟,每次到家都是深夜。外婆耳朵灵,外公到家门口,门环叩两次,外婆就听到了,踮着小脚去给外公开门。有一年冬天,下了特别大的雪,外婆算着日子,外公该回家了,因为第二天是外曾祖母的生日,外公肯定赶回家,还要给外曾祖母割一斤牛肉,包饺子吃。就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餐,仅外曾祖母生日,外公才舍得花钱。

外曾祖母却说,外公不会回家,让外婆闭门睡觉。外婆和衣而睡,耳朵却听着门外,一直等到深夜,外公也没回家。第二天,外曾祖母对外婆说,我说他不会回来,你现在信了吧。外曾祖母见外婆疑惑,解释道,我的儿子我了解,雪天路滑,他视力又不好,赶夜路回家,肯定害我担心牵挂,这不是孝顺,真正的孝顺是他平安,我心安。

一周后,外公回来了,给外曾祖母割了牛肉,补过了生日。外曾祖母问他,下雪天在学校咋过的?外公说,和学校男老师一起围着炉火吃烫豆腐,还用干牛粪烤了红薯吃,吃完饭躺在炕上看书。

外曾祖母对外婆说,你看看,他在外过得比家里自

在。

从那以后,一有雪天,外婆便安心睡觉去了,再也不用等外公,因为她终于信了外曾祖母的话,外公是不会在风雪夜赶夜路的。

不做风雪夜归人,后来成了外公的家风,虽然外公家的孩子视力都一等地好,但外婆说了,有了孩子才知道外曾祖母的心,雪天路滑再走夜路,为娘的真是担心得要命。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个雪天,外婆的邻居大牛半夜突发急病,吓得大牛爹赶紧求助外公,央求舅舅开着拖拉机把大牛送去县医院。外公二话没说便喊醒舅舅,等舅舅把拖拉机发动起来,一家人也把大牛抬了出来,外公也跟去了医院。等医生诊断完,大牛住了院,外公嘱咐舅舅,让他待在医院帮着大牛爹护理大牛,他回家报平安。

那一夜,外公一路“出溜”着回了家,外婆一直敞着大门,外公披着一身“雪”进的屋。进屋没来得及掸落身上的雪,便差外婆去告诉大牛娘,大牛没事,医生让住院观察几天。

我问外婆,外公咋成了风雪夜归人了?外婆说,他回来了,家里人才能放心呀,要知道你舅舅雪夜开拖拉机送人,我一直揪着心,怕路上出问题,更别说大牛娘牵挂生病的儿子了,肯定如坐针毡。

彼时没有电话,有事远靠邮差,近靠人传话儿,外公那些雪夜归与不归的往事,如旧时炉火,温暖着光阴。

才豁然开朗。书记是个干练的中年妇女,她说村上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里的地尤其是山坡地好多都撂荒了,长满了杂草和芭茅。作为领头人,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想方设法引进行家里手拓荒建果园、药材基地;一方面做通老百姓的工作,整合零星荒地,成片出租。

筑好巢,引凤来。优质的爱媛、耙耙柑等种下后,三年才能大量挂果,能否在地里实施间作?村“两委”又念起了致富经,将适合种菊花的柑橘园地又以500元一亩的价格租回来,这样既减轻

了柑橘承包户的经济压力,又利用了闲置土地,更用实际行动引领百姓走上致富路。

书记热情邀请我们到村委会,特制的菊花杯里放一朵干菊花、再放一片甜菊叶,冲上鲜开水,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品一口,又香又甜。菊花可清热解毒、疏风散热以及清肝明目,还有一定的降血压和降血脂作用。经常使用电脑、手机的人,适当喝点菊花茶,可缓解上网或者看手机对眼睛造成的影响。难怪石佛村的金丝皇菊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据了解,将菊花采摘后,烘干,线上线下销售,供不应求。如今,早几年栽的优质柑橘已果实累累。

秋冬的山坡,青青柏树掩映间,不再只是摇曳的芭茅草,还有漫山遍野的柑橘,耀眼飘香的金色黄菊,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不经意间,这里俨然成了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我从垄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此时,我不由得哼起了张明敏的《垄上行》,在一片乡野风光中,感受乡村振兴吹来的缕缕清风。

■ 刘宏英

秋冬的山坡,青青柏树掩映间,不再只是摇曳的芭茅草,还有漫山遍野的柑橘,耀眼飘香的金色黄菊,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不经意间,这里俨然成了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办公室待久了,总想去垄上走走,感受田间地头的庄稼和泥土气息。

一个闲暇的周末,驱车出县城,沿当地旅游环线信马由缰。顺小河而行,鸡犬相闻,不由得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庄稼,现在老百姓丰衣足食,感受不到马致远的凄凉与悲苦。汽车沿山腰盘旋而上驶向山顶,山路高低起伏,一眼望到天际,心胸顿时豁然开阔。

小车继续前行,来到石佛村,这里有我二十多年前当农技员骑自行车跑过的山山水水。曾经熟悉的丘陵乡村,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且不说曾经的碎石机耕道变成了炒油路,最惊艳我的是山坡地里曾经产量低的小麦、油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盛开着大朵大朵金黄色花朵的菊花,更神奇的是与柑橘间作。作为曾经的农技员,我不禁疑惑起来。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乃自然现象。然而菊花却特立独行,偏偏不惧寒凉,在秋冬绽放。

见到石佛村党支部书记,我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